

教童子法 弟子職集解
弟子職正音 弟子職注



15311

212
1

教

童

子

法

E
筠
撰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教童子法（及其他三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

教童子法

此據靈鵜閣叢書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敘

此慕友先生教童子法，舊附四書說略後，余以其可砭俗師也，校而刻入叢書中，有極陋極迂處，而極通處甚多，不得不爲善教者，近見德國學校章程，綱舉目張，皆實事求是之學，教童子尤嚴密，國之新者學必新，教人者尤當知之也，豈此十一葉書，即可爲童子師哉，丙申八月江標記。

教童子法

安邱王筠

禮記有心喪三年。是師與君父同也。乃世之教童子者。只可謂之獵食。而父兄爲子弟延師。亦以其幼也。而延無知之師。曾不聞王介甫先入爲主之說。是自誤也。不敢望子弟爲聖賢。亦當望子弟爲鼎甲。蒙養之時。識字爲先。不必遽讀書。先取象形指事之純體教之。識日月字。卽以天上日月告之。識上下字。卽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。乃爲切實。純體字既識。乃教以合體字。又須先易講者。而後及難講者。講又不必盡說正義。但須說入童子之耳。不可出之我口。便算了事。如弟子鈍。則識千餘字後。乃爲之講。能識二千字。乃可讀書。讀亦必講。然所識之二千字。前已能解。則此時合爲一句講之。若尙未解。或並未曾講。只可逐字講之。八九歲時。神智漸開。則四聲。虛實。韻部。雙聲。疊韻。事事都須教。兼當教之屬對。且每日教一典故。才高者。全經及國語。國策。文選。盡讀之。卽才鈍。亦五經。周禮。左傳。全讀之。禮儀公。殷。摘鈔讀之。才高者。十六歲可以學文。鈍者二十歲不晚。初學文。先令讀唐宋古文之淺顯者。卽令作論。以寫書爲主。不許說空話。以放爲主。越多越好。但於其虛字不順者。少改易之。以圈爲主。等他知道文法而後。使讀陸萬文。不難成就也。○學生是人。不是豬狗。讀書而不講。是念藏經也。嚼木札也。鈍者或俯首受驅使。敏者必不甘心。人皆尋樂。誰肯尋苦。讀書雖不如嬉戲樂。然書中得有樂趣。亦相從矣。讀書一兩年。卽教以屬對。初兩字。

三四月後三字漸而加至四字。再至五字。便成一句詩矣。每日必使作詩。然要與從前所用之功。事相反。前既教以四聲。此則不論平仄。前既教以雙聲疊韻。此則不論聲病。前既教以屬對。此則不論對偶。三字句亦可。四字句亦可。五句也算一首。十句也算一首。但教以韻部而已。故初讀詩。亦只讀漢魏詩。齊梁以下。近律者不使讀。吾鄉非無高才。然作詩必律。律又多七言。七言又多詠物。通人見之一開卷便是春草秋花等題目。知其外道也。掩卷不觀矣。以放爲主。以圈爲主。等他數十句一首。而後讀五七言律。束之以屬對聲病不難也。○詩題頗難。必古人集中所有之題。乃可使學子作。憶袁子才詩話。言某人集中有書中乾胡蝶詩。大以爲笑。我嘗見此集。工夫極好。只是耳目蔽塞。詠物詩本不宜多作。然杜工部花鴨苦竹等詩。寓意深遠。又何嘗不好。吳梅邨蓬蓬人桃核船等詩。則不如不作矣。我見何子貞太史。教其姪作詩。題目皆自撰。以目前所遇之事爲題。是可法也。時下題難得。則教以文選詠史諸篇。而所讀之書。無往非題矣。詠物題太小。與畫折枝草蟲一般。枉費氣力。如有孝子慈孫。以示操選政者。其入選也僅矣。此亦由師不知是魔道。未嘗告之而然。○凡每日屬對。必相其本日所讀。有可對者。而后出之。可以驗其敏鈍。卽或忘之。亦教責之而無詞也。○小兒無長精神。必須使有空閒。空閒卽告以典故。但典故有死有活。死典故日日告之。如十三經何名。某經作註者誰。作疏者誰。二十四史何名。作之者姓名。日告一事。一年卽有三百六十事。師雖枵腹。能使弟子作博學矣。如聞一典。卽逢人宣揚。此卽有才者。然間三四日。必須告以活典故。如問之曰。兩鄰爭一雞。爾能知確是某家物否。能知者卽大才矣。不能知而后告以南史。

忘出
何人

·傳中

先問兩家飼雞。各用何物。而后剖曉驗之。弟子大喜者。亦有用人也。自心思長進矣。○今之教者。弟子入學。視爲廢才。到十三四歲。則又視爲天才何也。書不取其多。不取其熟。不取其解。但念藏經而已。是廢才也。忽然十餘歲。便使之作文。豈有生而知作文者乎。是天才也。然其教以文也。仍以廢才教之。曰讀二十藝。三十藝。然以一字不講之胸。卽讀俗不可耐之文。庸能解乎。費盡師傅蠻力。使之能解。鈍者終身於此。芹不可掇。敏者別讀佳文。夫費數年之功。以糞浸灌其心。又費數年之功。以洗濯其糞。何如不浸。而無庸洗之爲愈乎。且此乃俗語鬼扯。廢之說也。當應讀書之時。不多讀。不勤講。而以時文燭亂之。是文扯書之廢也。當應學文之時。又念經書不熟不解。無作料光彩。則又欲溫習。此經扯文之廢也。意不兩銳。事不並隆。何如分致其功之爲愈乎。○作詩文必須放。放之如野馬。蹏跳咆哮。不受羈絆。久之必自厭而收束矣。此時加以銜轡。其俯首樂從。且弟子將脫換時。其文必變而不佳。此時必不可督責之。但涵養誘掖。待其自化。則文境必大進。譬如蠶然。其初一卵而已。漸而有首有身。蠕蠕然動。此時勝於卵也。至於作繭而蛹。又復塊然。此時不如蠶也。徐俟其化而爲蛾。則成矣。作文而不脫換。終是無用才也。屢次脫換。必能成家者也。若遇鈍師。當其脫換而天閼之。則戚矣。諸城王木舟先生。名中孚。乾隆庚辰會元。十四歲入學。文千餘字。十八歲鄉魁。第四文七百字。四十歲元。文不足六百字矣。此放極必收之驗也。○識字必裁方寸紙。依正體書之背面寫篆獨體字。非篆不可識。合體則可略。既背一授。卽識此一授之字。三授皆然。合讀三授。又總識之。三日溫書。亦仿此法。勿憚煩。積至五十字作一包。頭一遍溫。仍仿此法。可以無不識者矣。卽逐字

解之解至三遍。可以無不解者矣。而后令其自解。每日一包。此無上下文。必須逐字解。則苗實。異日作文。必能逐字嚼出汁漿。不至滑過。既能解。則爲之橫解。同此一字。在某句作何解。在某句又作何解。或引伸。或假借。使之分別。劃然。即使之展轉流通也。○教弟子如植木。但培養澆灌之。令其參天蔽日。其大本可爲棟梁。即其小枝。亦可爲小器具。今之教者。欲其爲几也。即曲折其木。以爲几。不知器是做成的。不是生成底。迨其生機不遂。而夭闕。以至枯槁。乃猶執夏楚而命之曰。是棄材也。非教之罪也。嗚乎。其果無罪耶。○佳子弟多有說不出口底苦。爲父兄者。亦曾念及乎。督責以詩文排律。白摺紅行。捷南宮。入翰苑。父兄泰然以爲善教矣。敷奏一事。則時文之法。不能達其所見也。自恨讀史之不早也。公燕分體賦詩。則排律嘖嘖之詞。不足道其情也。自恨文選之未見也。且有不知自恨者。微幸主持文衡。不知四書有汪氏大全。陸氏大全。王氏匯參也。而調取至愚極陋之體註。遇典故則使房官檢查。不知典籍浩如烟海。絕無主名。何處檢也。又不知詩經文或作賦。或作四六。皆才人之筆。而以爲文體不正。遇有知者。一屋爲笑矣。不知早教以讀書。則古文正有益於時文。至於出醜敗壞。屈抑多士。豈非父兄之教不先乎。○截得斷才。合得攏。教子者。總要作今年讀書。明年廢學之見。則步步著實矣。識字時。專心致志於識字。不要打算讀經。讀經時。專心致志於讀經。不要打算作文。然所識之字。經不過積字成句。積句成章也。所讀之經。用其義於文。爲有本之文。用其詞於文。亦炳蔚之文也。如其牽腸挂肚。瞻前顧後。欲其雙美。反致兩傷矣。○蒿菴開話曰。歷城葉奕繩。嘗言強記之法。云某性甚鈍。每讀一書。遇意所喜好。即割錄之。錄訖。乃朗誦十餘遍。黏

之壁間。每日必十餘段。少亦六七段。掩卷閒步。卽就壁間觀所黏錄。日三五次以爲常。務期精熟。一字不遺。黏壁既滿。乃取第一日所黏者收筒中。俟再讀有所錄。補黏其處。隨收隨補。歲無曠日。一年之內。約得三千段。數年之後。腹笥漸富。每見務爲泛覽者。略得影響而止。稍經時日。便成枵腹。不如予之約取而實得也。○又曰。邢懋循嘗言。其師教之讀書。用連號法。初日誦一紙。次日又誦一紙。竝初日所誦。誦之三日。又竝初日次日日所誦誦之。如是漸增。引至十一日。乃除去初日所誦。每日皆連誦十號。誦至一週。遂成十週。人卽中下。亦無不爛熟矣。又擬題目若干道。書簽上。貯之筒。每日食後。拈十簽。講說思維。令有條貫。連作文時。遂可不勞餘力。○沂州張先生筠之父執李荆原。名映軫先生師也。嘗言從學時。每日早飯後。輒曰。各自理會去。弟子皆出。各就隴畔畦間。比反。各道其所理者。何經何文。有何疑義。張先生卽解說之。吾安邱劉川南先生。名其旋十餘歲時。師爲之講書數行。輒請曰。如此。則舉某章反背。師令退思之。而復講。如是者。每日必有之。半年後。師遂不窮於答問。是謂教學相長。然此等高足。那可多得。故爲弟子講授。必時時詰問之。令其善疑。誘以審問。則其作文時。必能標新領異。剝去膚詞。○泰安趙仁甫相國。名國麟作一講時文書。忘其名。亦未見其書。凡十二卷。泰安刻九卷。濟寧知州徐樹人。名宗幹補刻三卷。聞泰安人初宗法之。以致數十年無捷南宮者。遂棄之。我以意揣之。必因仁甫先生於每種題。皆錄成宏正嘉文以爲式。從而學成宏。以致不中也可。謂癡絕。規矩者。巧之所從出也。得規矩而失其巧。於義何居焉。試問仁甫領鄉薦捷南宮之文。豈皆成宏體乎。然必選成宏者。其文無支蔓。規矩易見。故以爲式。欲其窮思畢精。馳騁於規矩之中。

非欲其憔悴枯槁、窘束於規矩之中也。時文行已五百年，窮極才思，尙悅他人之我先，而乃襲先正之貌，落孫山之外，反答仁甫之作法於涼，豈不謬乎？今日者，如得其書甚善，不然者，亦必臚列數十種題目，上書其名，下書其題以實之。如順綱題，吾日三省章，倒綱題，賢賢易色章，橫擔題，班也，可使南面章，過脈題，上老老三句。使弟子知題有種族，即各有作法，不致臨時惶惑。安邱有名解元某，其入學覆題，視思明九句，遂作九股，幾被斥革，再覆試一次而後已。豈非師之過乎？夫門扇題，題之最易知者也。然兩扇作兩股，三扇之第三股，已有前半股，對上二股，後半股，即不必對者。況四扇仍有板作四股者，五扇以下，必不行矣。此之不教，何以爲師？○考試不必早，凡功名無論大小，得之必學業長進。若已有二等本領，而後入學，一經長進，則可中矣。若絕無根柢，幸而入學，即長進，亦三等也。三等既久，便甘心以闕穴自居，豈不誤一生乎？○學字亦不可早，小兒手小骨弱，難教以撥鐙法。八九歲不晚，學則學元祕塔、臧公碑之類，不可學小字。大有三分好，縮小，便五分好也。不可學趙，他字有媚骨，所以受元聘，猶之近人作七言轉韻古詩，對待工整，平仄諧和，不以爲病。一韻到底者，乃忌之。所籍口者王右丞也。然此人亦有媚骨，進身則以鬱輪袍。國破卽降安祿山，雖唐人不講節義，然李杜高韋，何家不可學，而必學降人乎？我所最愛者，錢像頌、蘇靈芝字品不高。其結體似卽松雪所從出，惟少媚骨耳。故其換筆處，易於尋求，卽如無字，他底三橫四直，其換筆之痕跡俱在，於我有益，故喜之也。最不喜者，虞永興夫子廟堂碑，尙出顏柳諸賢之上。其換筆皆在空際，落紙則只是平鋪。我若學之，必板板作算盤珠矣。近人學之成家者，惟見李春湖先生。名宗耳。壽陵餘子，不可學步邯鄲也。初學文者，大題當讀小名家，亦是此

意小題則必讀大家省了諸般醜態。又不可用此法也。○又有救急良方。吾鄉有秀才家貧。須躬親田事。暇卽好樗蒲。然其作文則似手不釋卷者。或問其故。則曰。我有二十篇熟文。每日必從心裏過一兩遍。可出聲。若只是從唇邊過。則不濟事。○入學後。每科必買直省鄉墨。篇篇皆使學子圈之抹之。乃是切實工夫。工夫有進步。不妨圈其所抹。抹其所圈。不是圈他抹他。乃是圈我抹我也。卽讀經書。一有所見。卽寫之書眉。以便他日塗改。若所讀書。都是乾乾淨淨。絕無一字。可知是不用心也。○桐城人傳其先輩語曰。學生二十歲不狂。沒出息。三十歲猶狂。沒出息。○孔子善誘。孟子曰。教亦多術。故遇桀拙執拗之弟子。必多方以誘之。既得其機之所在。卽從此鼓舞之。蔑不歡欣。而惟命是從矣。若日以夏楚爲事。則其弟固苦。其師庸樂乎。故觀其弟子歡欣鼓舞。侈談學問者。卽知是良師也。若疾首顙頰。奄奄如死人者。則笨牛也。其師將無同。○人之才不一。有小才而鋒穎者。可以取快一時。終無大成。就有大才而汗漫者。須二十年功。學問既博。收攏起來。方能成就。此時則非常人所及矣。須耐煩。○功名學問德行本三事也。今人以功名爲學問。幾幾竝以爲德行。教子者當別出手眼。應對進退。事事教之。孝弟忠信。時時教之。講書時。常爲之提唱。正史中此等事。使之印證。且兼資博洽矣。學問既深。坐待功名。進固可戰。退有可守。不可癡想功名。時文排律之外。一切不學。設命中無功名。則所學者無可以自娛。無可以教子。不能使鄉里稱善人。士友稱博學。當此時而回想數十年之功。何學不就。何德不成。今雖悔恨而無及矣。不已晚乎。○律賦以徐庾爲正宗。醴陵集不知有注本否。子山集注本二。其一佳。我忘其名。檢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。卽知之。章豈續。

名藻功。康熙中翰林。著思綺堂

文集

論四六文曰：惟唐工麗，得無尙少機神？若宋流通，或且淹於淺率。又曰：吳園次班香宋豔，接但短兵。

吳所著林蕙堂集，我甚愛之。與時下風氣亦合。陳其年陸海潘江，穿如末弩。陳檢討四六文集有注本，所用典故，重複拉雜，我亦不喜。

不許可。然思綺堂集亦近日翰林諸老所謂不在行者，以其似有韻之文也。近刻八家四六文集，似吳穀

人袁子才兩家爲最，而吳尤當行出色。賦固以細膩見長也。朱虹肪先生名方大考第一八月其種賦足

與律賦偶，箋中儲麟趾九日登高賦，媲美老筆也。大約細膩波峭，是今日當行，不宜作長篇也。不要長槍

大劍六朝體，小場不廢翰苑不宜。○我幼年所受之苦，附書於此。讀四書時，見大學中庸註，皆題朱某章

句，論語則題朱某集註，不知古人注書，多名章句，又不知學庸是古注粗疏，朱子創爲此註，則名章句，論

語則多用前賢說，故名集註也。又不知注註是古今字，轉以註字爲正，不敢問之師也。讀詩經時，見國風

一，不知下有小雅二，大雅三，頌四也。又曰：周南一之一，不知上一字承國風一，下一字對下召南一之二，

至幽一之十五言也。直以爲嘆語而已，亦不敢問之師也。讀周易時，見二程子序，當時雖不知朱子乃程

子再傳弟子，無由爲朱子作序，然疑四書詩經皆朱子自作序，此何以他人作序也？朱註周易一段，末云

今乃定爲經二卷，傳十卷，核其卷數固不符，不知朱子本義，本連書於程子易傳之後，述而不作，故謙而

不再作序。朱子定本，是文王彖辭，周公爻辭。二者皆所謂繫辭也。上彖言：下繫以乾元亨利貞，乾者，謂此六陽下之辭也。初者，此爻最初也。九者，陽爻名九也。潛龍者，象也。勿用者，占也。初九潛龍勿用者，屬公繫之爻合而序之。而別以上經下經者，乾坤坎離，皆純卦對待之象。水火者，天地之大用也。咸恒既濟未濟，皆合卦流行之象。水火者，人倫之大用也。故分兩篇。○既云初九，不云終九，而云上九者，此云上，則初在下矣。欲人知爻自下而上也。

分兩篇居首，孔子自作者，退處於後，不敢攙雜。

先聖之文。聖人之謙也。

然實不致纖雜。又謂多有韻。以小象攪之。則失其韻。此猶是小事。如自天祐之。吉。元不

者。何可

曰。象上象下。象上象下。繫辭上。繫辭下。文言。說卦。序卦。雜卦。謂之十翼。漢書藝文志。易經十二篇。顏

二篇。而史記則謂之易大傳。案大傳十翼。兩名。與上下經同。皆後人所指名。孔子時謂之易。不謂之易經。謂之象

象。不謂之象傳。象傳。呂東萊於十翼皆加一傳字。非古也。象者。釋伏羲之卦畫。及文王所繫之詞也。亦多不釋卦畫

者。故曰象上象下。謂此所釋者象。非自名所作爲象也。象者釋卦之上下兩象。及周公所繫之詞也。通謂之象者。卦

有象六爻。亦各有其象也。繫辭上下。則通釋文王周公所繫之辭。然釋其義。而不釋其詞。故無所附麗。而自分上下。

○古人所作本有名。而後人別爲之名者。如潛夫論曰。尹吉甫作序。其詩曰。于邑于謝。南國是式。此出巖高

篇。然云二篇。則兼烝民言之。是合此二篇。謂之序。說文引楊雄賦。烝若氏。此解朝文也。而謂之賦。故易經但

可加翼字傳字。

御纂周易折中。即用朱子舊本也。明永樂時。蘇州府教授。忘此妄人刪程傳。專用本義。朱子曰。程傳備矣者。

始錄傳於後。而序卦傳之程傳。本分冠各卦之首。他不知合錄於本篇。遂致序卦無一字注解。我雖疑之。

亦不敢問也。惟十一歲從王惺齋師。名朝事事皆講。遂知用心。以有今日。夫此等可疑之事。皆屬皮毛。不

關大體。尙無訓誨者。令我獨感惺齋師。願天下之爲師者。各爲其心喪三年計也。

我曾看俞氏所選百二名家。是時胸中。尙無涇渭。不能知其根柢所從出。派別所由分。看亦無益。是駭工

夫也。王罕皆選程墨所見集。則當看古人實功。今人不肯用。但看其文。知其路徑。得其皮毛。足以標異矣。

其中一題數篇者。先看其題。無不解也。及看其文。而后知我所解者非也。看三四遍。始解其制局命意之

所在。恍然曰。我今乃解此題矣。又看一篇。則又不知所云。看三四遍。而后恍然曰。此題又有此制度也。每

法莫巧於隆萬。但去其扭捏可厭一種。學其鉤心鬪角。花攢錦簇。騙得功名到手。何書不可讀。必欲以時文名家。則駭矣。時文已被前人做盡。是以顧耕石會墨。君子喻於義節。竝非題之正解。然令人一看知其於從前此題名作。都已見過。他又別發一義也。蓋古人所作。自道其所得。今人所作。如隨風敗葉。不但身心性命。國計民生。全沒交涉。即用爲談資。亦令人欲歐也。○或精園氣聚。或鮮花嫩柳。或流利蓬勃。無不售者。古淡艱深。皆自取其禍。喬坐衙者。天地人三股。五經五股。尤王體之類。更無論矣。

